羣書治要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二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鹽鐵論　新序

鹽鐵論

行遠道者假於車、濟江海者因於舟、故賢士之立功成名、因於資而假物者也、公輸子能因人主之材木、以搆宮室臺榭、而不能自爲專屋狹廬、材不足也、歐冶能因君之銅鐵、以爲金鑪大鐘、而不能自爲壺鼎槃杅、無其用也、君子能因

本書政作正

食疑作受

人主之政、朝以和百姓、潤衆庶、而不能自饒其家、勢不便也、故舜耕於歷山、恩不及州里、太公屠牛於朝歌、利不及妻子、及其見用、恩流八荒、德溢四海、故舜假之堯、太公因之周、君子能修身以假道者、不能枉道而假財也、

扁鵲不能治不受鍼藥之疾、賢聖不能正不食善言之君、故桀有關龍逢而夏亡、紂有三仁而商滅、故不患無夷吾由余之論、患無桓穆之聽耳、是以孔子東西無所遇、屈原放逐於楚國也、

不得作
而不

故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此所以言而不見從、行不得合者也、

古者篤教以導民、明辟以正刑、刑之於治猶策之於御也、良工不能無策而御、有策而勿用也、聖人假法以成教、教成而刑不施、故威厲而不殺、刑設而不犯、今廢其紀綱而不能張、壞其禮義而不能防、民陷於罪、從而獄之以刑、是猶開其闌牢、發以毒矢也、不盡不止矣、曾子曰、上失

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夫不傷民之不治、而伐已之能得姦猾、亡者覩鳥獸挂罻羅而喜也、今天下之被誅者、不必有管蔡之邪、鄧晳之僞也、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以甚亂也、故民亂反之政、政亂反之身、身正而天下定、是以君子嘉善而矜不能、恩及刑人、德潤窮夫、施惠悅爾、行刑不樂也、

周公之相成王也、百姓饒樂、國無窮人、非代之耕織也、易其田疇、薄其稅斂、則民富矣、上以奉

君親下無飢寒之憂則教可成也語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徙義而從善莫不入孝出悌夫何奢侈暴慢之有乎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故富民易與適禮

古者政得則陰陽調星辰理風雨時故行修於內聲聞于外爲之於下福應于天周公在上而天下太平國無夭傷歲無荒年當此時雨不破塊風不鳴條旬而一雨必以夜無丘陵高下皆

斂作撿

孰今不省其所以然而曰陰陽之運也非所聞也孟子曰野有死殍不知收也狗豕食人食不知斂也為民父母見饑而死則曰非我歲也何異乎以刃殺之則曰非我兵也方今之務在除飢寒之患罷鹽鐵退權利分土地趣本業養桑麻盡地力也寡功節用則民自富如是則水旱不能憂凶年不能累也

王者崇禮施德尚仁義而賤怪力故聖人絕而不言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之蠻貊不可弃

禮下有儀字

也今萬方絶國之君奉贄獻見者懷天子之威德而欲觀中國之禮宜設明堂辟廱以示之揚干戚昭雅頌以風之今乃以玩好不用之器奇蟲不畜之獸角抵之戲炫燿之物陳夸之殆與周公之待遠方殊也昔周公處謙讓以交异士執禮德以下天下故辭越裳之贄見恭敬之禮也既與入文王之廟是見大孝之禮也目覩威儀干戚之容耳聽升歌雅頌之聲心充至德欣然以歸此四夷所以慕義內附非重譯狄鞮來

充下某有以字刪之

觀猛獸熊羆也夫犀象兕虎南夷之所多也驢騾駱駝北狄之常畜也中國所鮮外國賤之南越以孔雀珥門戶昆山之旁以玉璞抵烏鵲今貴人之所賤珍人之所饒非所以厚中國而明盛德也隋和世之名寶也而不能安危存亡故喻德示威唯賢臣良相不在戎馬珍怪也是以聖王以賢爲寶不以珠玉爲寶昔晏子修之樽俎之間而折衝乎千里不能者雖隋和滿篋無益於存亡矣

海春作宛春　天寒乎哉云云七字作天寒哉我何不寒哉

衛靈公當隆冬、興衆穿池、海春以諫曰、天寒百姓凍餒、願公之罷役也、公曰、天寒乎哉、寒乎哉、海春曰、人之言曰、安者不能恤危、飽者不能食飢、故餘粱肉者、難爲言隱約、處逸樂者、難爲言勤苦、夫高堂邃宇、廣廈洞房者、不知專屋狹廬上漏下濕者之痛也、繫馬百駟、貨財充內、儲陳納新者、不知有旦無暮、稱貸者之急也、乘堅驅良、列騎成行者、不知負擔步行者之勞也、匡牀蒻席、侍御滿側者、不知服輅輓船、登高絕流者

者下有之字

推作距

之難也、衣輕煖處溫室、載安車者、不知乘長城眺胡代、向淸風者危寒也、妻子好合、子孫保之者、不知老母之憔悴、匹婦之悲恨也、耳聽五音、目視弄優者、不知蒙流矢、推敵方外之死亡也、東向伏几、振筆而調文者、不知木索之急、箠楚之痛也、昔商鞅之任秦也、刑人若刈菅茅、用師若彈丸、從軍旅者、暴骨長城、戍漕者、輜車相望、生而往、死而還、彼獨非人子耶、故君子仁以恕、義以度所好惡、與天下共之、

地廣而不德者國危、兵強而凌敵者身亡、虎兕相搏、而螻蟻得志、兩敵相機、而匹夫乘閒、是以聖王見利慮害、見遠存近、

道徑衆、民不知所由也、法令衆、人不知所避也、故王者之制法也、昭乎如日月、故民不迷、曠乎若大路、故民不惑、幽隱遠方、折乎知之、愚婦童婦、咸知所避、是故法令不犯、而獄犴不用也、昔秦法繁於秋荼、而網密於凝脂、然而上下相遁、姦偽萌生、有司治之、若救爛撲焦、不能禁、非網

疏而罪漏、禮義廢、而刑罰任也、方今律令百有餘篇、文章繁、罪名重、羣國用之疑惑、或淺或深、自吏明習者、不知所處、而況愚民乎、律令塵蠹於棧閣、吏不能徧覩、而況愚民乎、此斷獄所以滋衆、而民犯禁滋多也、親服之屬甚衆、上附下附、而服不過五、五刑之屬三千、上殺下殺、而罪不過五、故治民之道、務篤於敎也、

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殺人、而不能使人仁、所貴良醫者、貴其審消息、而退邪氣也、非貴

其下、鍼石、而鑽肌膚也、所貴良吏者、貴其絕惡於未萌、使之不爲非、非貴其拘之囹圄、而刑殺之也、今之所謂良吏者、文察則以禍其民、強力則以厲其下、不本法之所由生、而專己之殘心、文誅假法、以陷不辜、累無罪、以子及父、以弟及兄、一人有罪、州里驚駭、十家奔亡、若癰疽之相漫、色淫之相連、一節動而百枝搖、詩云、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傷無罪而累也、非患銚鉏之不利、患其舍草而芸苗也、非患

無準平、患其舍枉而繩直也、故親近爲過不必誅、是鉏不用也、疏遠有功不必賞、是苗不養也、故世不患無法、而患無必行之法也、

古者周其禮而明其敎、禮周敎明不從者、然後等之以刑、刑罰中、民不怨矣、故舜施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輕重各伏其誅、刑必加而無赦、赦維疑者、若此則世安得不軌之人而罪之乎、今廢其德敎、而責之禮義、是虐民也、春秋傳曰、子有罪執其父、臣有罪執其君、聽失之大者

也今以子誅父以弟誅兄親戚相坐什伍相連若引根本而及華葉傷小指而累四體也如此則以有罪反誅無罪反誅無罪則天下之無罪者寡矣故吏不以多斷爲良醫不以多刺爲工子産殺一人刑二人道不拾遺而民無誣心故爲民父母似養疾子長恩厚而已自首匿相坐之法立骨肉之恩廢而刑罪多矣聞父母之於子雖有罪猶匿之其不欲服罪爾子爲父隱父爲子隱未聞父子之相坐也聞兄弟能緩追以

免賊、未聞兄弟之相坐也、聞惡惡止其人、疾始而誅首惡、未聞什伍而相坐也、紂為炮烙之刑、而秦有收帑之法、趙高以峻文決罪於內、百官以峭法斷割於外、死者相枕席、刑者相望、百姓側目重足、不寒而慄、方此之時、豈特冒火蹈刃哉、然父子相背、兄弟相嫚、至於骨肉相殘、上下相殺、非刑輕而罰不必、令太嚴而仁恩不施也、故政寬則下親其上、政嚴則臣謀其主、晉厲以幽、二世以弒、惡在峻法之不犯、

和作恩

或以下六字本書同疑有誤

嚴家之無格虜也聖人知之是以務和而不務威故高皇帝約秦苛法以慰怨毒之人而長和睦之心唯恐刑之重而德之薄也是以恩施無窮澤流後世商鞅吳起以秦楚之法爲輕而累之上危其主下沒其身或非特慈母乎

民之仰法猶魚之仰水水清則靜濁則擾擾則不安其居靜則樂其業樂其業則富富則仁生贍則爭止是以成康之世賞無所施法無所加非可刑而不刑民莫犯禁也非可賞而不賞民

任作行

莫不仁也、若斯則吏何事而可理乎、今之治民者、若拙御之御馬也、行則頓之、止則擊之、身創於箠吻、傷於銜、而求其無失、何可得也、故疲馬不畏鞭箠、疲民不畏刑法、雖增而累之、其有益乎、

古者明其仁義之誓、使民不踰、不教而殺、是虐民也、與其刑不可踰、不若義之不可踰也、聞禮義行而刑罰中、未聞刑罰任而孝悌興也、高奇[illegible]狄甚、不可立也、嚴刑峻法、不可久也、二世信趙

高之計深督責而任誅斷刑者半道死者日積殺人多者爲忠歛民悉者爲能百姓不勝其求黔首不勝其刑海內同憂而俱不聊生故過任之事父不得於子無已之求君不得於臣知死不再窮鼠齧狸匹夫奔萬乘舍人折弓陳勝吳廣是也聞不一朞而社稷爲虛惡在其能長制羣下而久守其國也

新序

楚恭王有疾召令尹曰常侍筦蘇與我處常勸

舊無厚字補之

我以義吾與處不安也不見不思也雖然吾有得也其功不細必厚爵之申侯伯與我處常縱恣吾吾所樂者勸吾爲之吾所好者先吾服之吾與處歡樂之不見則戚雖然吾終無得也其過不細必亟遣之令尹曰諾明日王薨令尹即拜筦蘇爲上卿而逐申侯伯出之境曾子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恭王之謂也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於是以開後嗣覺來世猶愈沒身不寤者也

本書為僇作又死

趙簡子上羊腸之坂、羣臣皆偏袒推車、而虎會獨擔戟行歌、不推車、簡子曰、羣臣皆推車、會擔戟行歌、是會為人臣侮其主、為人臣侮其主者、其罪何若、對曰、為人臣而侮其主者、死而又死、簡子曰、何謂死而又死、會曰、身死妻子為僇、若是謂死而又死也、君既已聞為人臣而侮其主者之罪矣、君亦聞為人君而侮其臣者乎、簡子曰、何若、會曰、為人君而侮其臣者、智者不為謀、辯者不為使、勇者不為鬬、智者不為謀、則社

稷危辯者不爲使則使不通勇者不爲鬬則邊境侵簡子曰善乃以會爲上客

魏文侯與大夫坐問曰寡人何如君也羣臣皆曰君仁君也次至翟黄曰君非仁君也曰子何以言之對曰君伐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長子臣以此知君之非仁君也文侯怒而出之次至任座文侯問曰寡人何如君也任座對曰君仁君也曰子何以言之對曰臣聞之其君仁者其臣直向翟黄之言直臣是以知君仁

君也、文侯曰、善、復召翟黄、

中行寅將亡、乃召其大祝、而欲加罪焉、曰、子為我祝、犧牲不肥澤耶、且齋戒不敬耶、使國亡何也、祝簡對曰、昔者吾先君中行穆子、皮車十乘、不憂其薄也、憂德義之不足也、今主君有革車百乘、不憂德義之薄、唯患車之不足也、夫船車飾、則賦斂厚、賦斂厚、則民怨謗詛矣、且君苟以為祝有益於國乎、則詛亦將為損、世亡矣、一人祝之、一國詛之、一祝不勝萬詛、國亡不亦宜乎、

祝其何罪、中行子乃慙、

秦欲伐楚、使使者往觀楚之寶器、楚王聞之、召令尹子西而問焉、曰、秦欲觀楚之寶器、吾和氏之璧、隨侯之珠、可以示諸、令尹子西對曰、不知也、召昭奚恤而問焉、昭奚恤曰、此欲觀吾國得失而圖之、寶器在賢臣、珠玉玩好之物、非寶之重者也、王遂使昭奚恤應之、昭奚恤爲東面之壇一、爲南面之壇四、爲西面之壇一、秦使者至、昭奚恤曰、君客也、請就上位東面、令尹子西南

攝作攝

面太宗子敖次之葉公子高次之司馬子反次之昭奚恤自居西面之壇稱曰客欲觀楚之寶器楚國之寶者賢臣也理百姓實倉廩使民各得其所令尹子西在此奉珪璧使諸侯解忿悁之難交兩國之歡使無兵革之憂太宗子敖在此守封疆謹境界不侵鄰國鄰國亦不見侵葉公子高在此理師旅整兵戎以當強敵提枹鼓以動百萬之衆所使皆趣湯火蹈白刃出萬死不顧一生司馬子反在此懷霸王之餘議攝治

亂之遺風、昭奚恤在此、唯大國之所觀、秦使者瞿然無以對、使者反言於秦君曰、楚多賢臣、未可謀也、遂不伐楚、

昔者唐虞崇舉九賢、布之於位、而海內大康、要荒來賓、麟鳳在郊、商湯用伊尹、而文武用太公閎夭、成王任周邵、而海內大治、越裳重譯、祥瑞並降、遂安千載、皆由任賢之功也、無賢臣、雖五帝三王、不能以興、齊桓得管仲、有霸諸侯之榮、失管仲而有亂危之辱、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

變作叟

穆用之而霸楚不用子胥而破吳王闔廬用之而霸夫差非徒不用子胥也又殺之而卒以亡燕昭王用樂毅推弱燕之兵破強齊之讎屠七十城而惠王廢樂毅變代以騎劫兵立破亡七十城此父用之子不用其事可見也故闔廬用子胥而興夫差殺之而以亡昭王用樂毅以勝惠王逐之而以敗此的的然若白黑也秦不用叔孫通項王不用陳平韓信而皆滅漢用之而大興此未遠也夫失賢者其禍如彼用賢者其

以作譖

禍如此。人君莫不求賢以自輔。然而國以亂亡者。所以賢者不賢也。或使賢者爲之。與不肖者議之。使智者圖之。與愚者謀之。不肖嫉賢。愚者妬智。是賢者之所以隔蔽也。所以千歲不合者也。或不肯用賢。或用賢而不能久也。或久而不能終也。或不肖子廢賢父之忠臣。其禍敗難一二錄也。然其要在於己不明。而聽衆口也。故譖訴不行。斯爲明矣。

魏龐共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言

市中有虎、王信之乎、王曰、不信也、曰、二人言、王信之乎、曰、寡人疑矣、曰、三人言、王信之乎、曰、寡人信之矣、龐共曰、夫市之無虎明矣、三人言而成有虎、今邯鄲去魏遠於市、議臣者過三人、願王察之也、魏王曰、寡人知之矣、及龐共自邯鄲反、讒口果至矣、遂不得見、

昔者鄒忌以鼓琴見齊宣王、宣王善之、與語三日、遂拜以爲相、有稷下先生淳于髡之屬七十二人、乃相與俱行見鄒忌曰、狐白之裘、補之以

三辭之
辭作稱
龍作襲

弊羊皮、何如、忌曰、諾、請不敢雜賢以不肖、髡曰、方內而圓釭、何如、忌曰、諾、請謹門戶不敢留客、髡等曰、三人共牧一羊、羊不得食人不得息何如、忌曰、諾、請減吏省員使無擾民、淳于髡等三辭、鄒忌三知之、如應響、淳于髡等辭屈辭而去、梁君出獵、見白鴈羣、梁君下車、轂弩欲射之、道有行者、梁君謂行者止、行者不止、白鴈羣駭、梁君怒、欲射行者、其御公孫龍下車撫矢曰、君止、梁君忿然作色而怒曰、龍不與其君、而顧與他

年作歲

人何也、公孫龍對曰、昔者齊景公之時、大旱三年、卜之曰、必以人祠、乃雨、景公曰、凡吾所以求雨者、爲吾民也、今必使吾以人祠、乃且雨、寡人將自當之、言未卒、而天大雨方千里、何也、爲有德於天而惠於民也、今主君以白鴈之故、而欲射殺之、無異於虎狼矣、梁君援其手與上車、歸入郭門、呼萬年曰、幸哉今日也、人獵皆得獸、吾獵得善言而歸、

晉文公出田、逐獸碭、入大澤、迷不知所出、其中

丹誤字

有漁者、文公詔曰、我若君也、道安從出、漁者曰、臣願有獻、文公曰、出澤而受之、於是送出澤、漁者曰、鴻鵠保河海之中、厭而欲數移、徙之小澤、則必有丸矰之憂、黿鼉保深淵、厭而出之淺渚、則必有羅網釣射之憂、今君逐獸、碭入至此、何行之太遠也、文公曰、善哉、謂從者記漁者名、漁者曰、君何以名為、君其尊天事地、敬社稷、固四國、慈愛萬民、薄賦斂、輕租稅者、臣亦與焉、君不敬社稷、不固四國、外失禮於諸侯、內逆民心、一

國流亡、漁者雖有厚賜、不得保也、遂辭不受曰、君亟歸國、臣亦反漁所、

晉文公逐麋而失之、問農夫老古曰、吾麋何在、老古以足指曰、如是往矣、文公曰、寡人問子、子以足指、何也、老古振衣而起曰、壹不意人君之如此也、虎豹之居也、厭閑而近人、故得、魚鼈之居也、厭深而之淺、故得、諸侯厭衆而亡其國、詩曰、維鵲有巢、維鳩居之、君放不歸、人將居之矣、於是文公恐歸、遇欒武子、欒武子曰、獵得獸乎、

侯有悅色文公曰吾逐麋而失之得善言故有悅色武子曰其人安在曰吾未與來武子曰處上位而不卹其下驕也緩令急誅暴也取人言而弃其身盜也文公曰善還車載老古與俱歸

魏文侯出遊見路人反裘而負芻文侯曰胡爲反裘而負芻對曰臣愛其毛文侯曰若不知其裏盡而毛無所恃矣明年東陽上計錢布十倍大夫畢賀文侯曰此非所以賀我也譬無異夫路人反裘而負芻也將愛其毛不知其裏盡毛

無所恃也、今吾田地不加廣、士民不加衆、而錢十倍、必取之士大夫也、吾聞之、下不安者、其上不可居、此非所以賀我也、

齊有婦人、極醜、號曰無鹽女、臼頭深目、長壯大節、卬鼻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出胷、皮膚若漆、行年三十、無所容入、於是乃自詣宣王曰、妾齊之不售女也、聞君王之聖德、願備後宮之埽除、謁者以聞、宣王方置酒於漸臺、左右聞之、莫不掩口而笑曰、此天下强顏女子也、於是宣王乃召

三作二

舊無翡翠二字補之

而見之、但揚目銜齒擧手拊肘、曰殆哉殆哉、如此者四、宣王曰願遂聞命、對曰今大王之君國也西有衡秦之患、南有強楚之讎、外有三國之難、內聚姦臣、衆人不附、春秋四十、壯男不立、故不務衆子、而務衆婦、尊所好、而忽所恃、一旦山陵崩阤、社稷不定、此一殆也、漸臺五重、黃金白玉翡翠珠璣、莫落連飾、萬民疲極、此二殆也、賢者伏匿於山林、諂諛強進於左右、邪僞立於本朝、諫者不得通入、此三殆也、酒漿沉湎、以夜續

朝女樂俳優從横大笑外不修諸侯之禮內不秉國家之治此四殆也故曰殆哉殆哉於是宣王掩然無聲喟然而歎曰痛乎無鹽君之言今乃壹聞寡人之殆幾不全也於是立毀漸臺罷女樂退諂諛去雕琢選兵馬實府庫招進直言延及側陋擇吉日立太子拜無鹽君以為王后而齊國大安醜女之功也

有司請事於桓公桓公曰以告仲父有司又請桓公曰以告仲父若是者三在側者曰一則告

仲父、二則告仲父、易哉爲君、桓公曰、吾未得仲父則難、已得仲父之後、則曷爲其不易也、故王者勞於求賢、逸於得人、舜舉衆賢在位、垂衣裳恭己、無爲而天下治、湯文用伊呂、成王任周邵、刑措不用、用衆賢故也、

公季成謂魏文侯曰、田子方雖賢人、然而非有土君也、君常與之齊禮、假有賢於子方者、君有何以加之、文侯曰、如子方者、非成所得議也、子方仁人也、仁人也者、國之寶也、智士也者、國之

器也博通之士也者國之尊也故國有仁人則群臣不爭國有智士則無四隣諸侯之患國有博通之士則人主尊固非成之所得議也公季成自退於郊

孟嘗君問於白圭曰魏文侯名過於齊桓而功不及五伯者何白圭對曰文侯師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此名之所以過於桓公也卜相則曰成與黃孰可此功之所以不及五伯也以私愛妨公舉在職者不堪其事故功廢也然而名

齊作逢
補作沈

號顯榮者三士翊之也如相三士則王功成豈特霸哉

晉平公問於叔向曰昔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識其君之力乎其臣之力乎叔向對曰管仲善制割隰朋善削齊賓胥無善補緣桓公知衣而已亦其臣之力也師曠侍曰臣請譬之以五味管仲善斷割之隰朋善煎熬之賓胥無善齊和之羹已熟矣奉而進之而君不食誰能強之亦其君之力也

謀作諫

晉文公田於虢遇一老夫而問曰子處此故也虢亡其有說乎對曰虢君斷則不能謀則不與也不能斷又不能用人此虢之所以亡也文公輟田而歸遇趙衰而告之衰曰古之君子聽其言而用其身今之君子聽其言而棄其身哀哉晉國之憂也文公乃召賞之於是晉國樂納善言文公卒以霸也

晉平公過九原而歎曰嗟乎此地之蘊吾良臣多矣若使死者可起也吾將誰與歸乎叔向對

曰趙武乎、公曰子黨於子之師也、對曰臣敢言趙武之為人也、立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然其身所舉士於白屋下者四十六人、是其無私德也、臣故以為賢也、平公曰善、

周文王作靈臺、及為池沼、掘地得死人之骨、吏以聞於文王、文王曰、更葬之、吏曰、此無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也、寡人固其主、又安求主、遂令吏以衣棺更葬之、天下聞之、皆曰、文王賢矣、澤及朽骨、又況

於人乎或得寶以危國文王得朽骨以喩其意而天下歸心焉

甯戚欲干齊桓公窮困無以自進於是爲商旅賃車以適齊暮宿于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賃車甯戚飯牛於車下擊牛角疾商歌桓公聞之曰異哉此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桓公反甯戚見說桓公以全境內明日復見說桓公以爲天下桓公大悅將任之而羣臣爭之曰客衛人去齊不遠不若使人問之而賢也

用之未晩也、桓公曰不然、問之、恐有小惡、以其小惡忘人之大美、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之士也、且人固難全、權用其長者、遂舉而授之以爲卿、當此舉也、桓公得之矣、所以成霸也、

齊桓公見小臣稷、一日三至、不得見、從者曰萬乘之主、見布衣士、一日三至而不得見、亦可以止矣、桓公曰、不然、士之傲爵祿者、固輕其主、其主傲霸王者、亦輕其士、縱夫子傲爵祿、吾庸敢傲霸王乎、五往而後得見、天下聞之皆曰、桓公

猶下布衣之士、而況國君乎、於是相率而朝、靡有不至、

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閭而軾、其僕曰、君何爲軾、曰此非段干木之閭與、段干木蓋賢者也、吾安敢不軾、且段干木光于德、寡人光于地、段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地不如德、財不如義、寡人當事之者也、遂致祿百萬、而時問之、國人皆喜、居無幾何、秦興兵而欲攻魏、司馬唐且諫秦君曰、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

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為然、乃案兵而輟不攻魏、文侯可謂善用兵矣、夫君子之用兵也、莫見其形而功已成、此之謂也、野人之用兵也、鼓聲則似雷、號呼則動地、塵氣充天、流矢如雨、扶傷舉死、履腸涉血、無罪之民、其死者已量於澤矣、而國之存亡、主之死生、猶未知也、其離仁義亦遠矣、

晉平公問於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為大、對曰、大臣重祿而不極諫、近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不

上邇此患之大者也公曰善

子張見魯哀公七日哀公不禮託僕夫去曰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之外百舍重趼不敢休息以見君見七日而君不禮君之好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子高好龍鉤以寫龍鑿以寫龍屋室雕文以寫龍於是也天龍聞而下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棄而還走失其魂魄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也今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之外以見

君七日不禮、君非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詩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敢託而去、

孟子見齊宣王於雪宮、王左右顧曰、賢者亦有此樂耶、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爲人之上者、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樂民之樂者、人亦樂其樂、憂人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鄒穆公有令、食鳧鴈者必以粃、無以粟、於是倉

費上有爲字

利作計

粃盡而求易於民、二石粟而得一石粃、吏以費請以粟食之、穆公曰、去、非汝所知也、夫百姓暴背而耕、勤而不敢惰者、豈爲鳥獸也哉、米粟人之上食也、奈何其以養鳥、且汝知小利而不知大會也、周諺曰、囊漏貯中、汝獨不聞耶、夫君者人之父母也、取倉之粟移之於民、此非吾粟耶、鳥食鄒之粃、不害鄒之粟而已、粟之在倉與在民、於我何擇耶、民聞之、皆知其私積之與公家爲一體也、此之謂知富國矣、

齊有田巴先生者、行修於內、智明於外、齊王聞其賢、聘而將問政焉、田巴先生改制新衣、鬋飾冠帶、顧謂其妾曰、何若、其妾曰、佼、將出門、問其從者曰、何若、從者曰、佼、過於淄水、自闚、醜惡甚矣、遂見齊王、齊王問政焉、對曰、政在正身、正身之本、在於羣臣、今者大王召臣、臣改制鬋飾、將造公門、問於妾、妾愛臣、諛臣曰佼、將出門、問從者、從者畏臣、曰佼、臣至淄水而觀影、然後自知醜惡也、今齊之臣妾諛王者、非特一人也、王能

臨淄水、見已之惡過而自改、斯齊國治矣、
臧孫行猛政、子贛非之、臧孫召子贛而問曰、我不法耶、曰法矣、我不廉耶、曰廉矣、我不能事耶、曰能事矣、臧孫曰、三者吾唯恐不能、今盡能之、子尚何非耶、子貢曰、子法矣、好以害人、子廉矣、好以驕上、子能事矣、好以陵下、夫政者猶張琴瑟也、大弦急則小弦絕矣、是以位尊者德不可以薄、官大者治不可以小、地廣者制不可以狹、民衆者法不可以苛、天性然也、故曰、罰得則姦

下則疑之范史注作之

德厚范史注坊地

邪止矣、賞得則下歡悅矣、由此觀之、子則賊心已見矣、獨不聞夫子產之相鄭乎、其論材推賢舉能也、抑惡而揚善、故有大略者不問其所短、有德厚者、不問其小疵、有大功者宿惡滅息、咸人之美、不成人之惡也、其牧民之道、養之以仁、教之以禮、使之以義、修法練教、必遵民所樂、故從其所便而處之、因其所欲而與之、順其所好而勸之、賞之疑者從重、罰之疑者從輕、其罰審其賞明、其刑省、其德純、其治約、而教化行矣、治

思疑恩 寔臣

爲疑僞

鄭七年、而風俗和平、災害不生、國無刑人、囹圄空虛、及死、國人聞之、皆叩心流涕曰、子產已死、吾將安歸、夫使子產命可易、吾不愛家一人、其生也則見愛、其死也而可悲、仕者哭於廷、商人哭於市、農人哭於野、處女哭於室、良人絕琴瑟、大夫解佩玦、婦人脫簪珥、皆巷哭、然則思者仁恕之道也、君子之治始於不足見、而終於不可及此之謂也、蓋德厚者報美、怨大者禍深、故曰、德莫大於仁、而禍莫大於刻、夫善不可以爲求、

而惡不可以亂去、今子方病、民喜而相賀曰、臧孫子已病、幸其將死、子之病少愈、而民以相懼、曰臧孫子病又愈矣、何吾命之不幸也、臧孫子又不死矣、子之病也、人以相喜、生也、人以相駭、子之賊心亦甚深矣、為政若此、如之何不非也、於是臧孫子慙焉、退而避位、

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乎、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乎、忠信以寬矣、至於其廷曰、善哉由乎、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

而問曰、夫子未見由、而三稱其善、可得聞乎、孔子曰、我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甚闢、溝洫甚深、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牆屋甚崇、樹木甚茂、此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入其廷、廷甚閒、此明察以斷、故其民不擾也、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二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三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說苑　劉向

君道

河間獻王曰、堯存心於天下、加志於窮民、痛萬姓之罹罪、憂衆生之不遂也、有一民飢則曰此我飢之也、有一民寒則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則曰此我陷之也、仁昭而義立、德博而化廣、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治、先恕而後教、是堯

道也、

河間獻王曰、禹稱民無食則我不能使也、功成而不利於民、則我不能勸也、故疏河而道之、鑿江通於九派、灑五湖而定東海、民亦勞矣、然而不怨苦者、利歸於民也、

禹出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左右曰、罪人不順道使然、君王何爲痛之至於此也、禹曰、堯舜之民皆以堯舜之心爲心、今寡人爲君也、百姓各自以其心爲心、是以痛之也、

當堯之時、舜爲司徒、契爲司馬、禹爲司空、后稷爲田疇、夔爲樂正、倕爲工師、伯夷爲秩宗、臯陶爲大理、益掌驅禽、堯不能爲一焉、堯爲君、而九子者爲臣、其何故也、堯知九職之事、使九子各受其事、皆勝其任以成功、堯遂乘成功以王天下、是故知人者主道也、知事者臣道也、主道知人、臣道知事、毋亂舊法、而天下治矣、

明主者有三懼、一曰、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二曰、得意而恐驕、三曰、聞天下之至言、而恐不能

行、

師經鼓琴、魏文侯起舞賦曰、使我言而無見違、師經援琴而撞文侯不中、中旒潰之、文侯顧謂左右曰、爲人臣而撞其君、其罪何如、左右曰、罪當烹、提師經下堂一等、師經曰、臣可得一言而死乎、文侯曰、可、師經曰、昔堯舜之爲君也、唯恐言而人不違、桀紂之爲君也、唯恐言而人違之、臣撞桀紂、非撞吾君也、文侯曰、釋之、是寡人之過也、懸琴於城門、以爲寡人符、不補旒以爲寡

本書行作術

前上有之字

人戒、

臣術

人臣之行、有六正則榮、犯六邪則辱、何謂六正、一曰、萌牙未動、形兆未見、昭然獨見存亡之機、得失之要、豫禁乎未然前、使主超然立乎顯榮之處、如此者聖臣也、二曰、虛心白意、進善通道、勉主以禮義、諭主以長策、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如此者大臣也、三曰、夙興夜寐、進賢不懈、數稱於往古之行事、以厲主意、如此者忠臣也、四曰、

明察極見成敗早防而救之塞其間絕其源轉禍以爲福使君終以無憂如此者智臣也五曰守文奉法任官職事不受贈遺衣服端齊食飲節儉如此者貞臣也六曰國家昏亂所爲不諛敢犯主之嚴顏面言主之過失如此者直臣也是謂六正也何謂六邪一曰安官貪祿不務公事與世沈浮左右觀望如此者具臣也二曰主所言皆曰善主所爲皆曰可隱而求主之所好而進之以快主之耳目偷合苟容與主爲樂不

顧其後害、如此者諛臣也、三曰、中實險詖、外貌小謹、巧言令色、又心疾賢、所欲進則明其美隱其惡、所欲退則明其過匿其美、使主賞罰不當、號令不行、如此者姦臣也、四曰智足以飾非、辯足以行說、內離骨肉之親、外妒亂朝廷、如此者讒臣也、五曰、專權擅勢、以為輕重、私門成黨、以富其家、擅矯主命、以自顯貴、如此者賊臣也、六曰、諂主以邪、墜主於不義、朋黨比周、以蔽主明、使白黑無別、是非無聞、使主惡布於境內、聞於

四鄰、如此者亡國之臣也、是謂六邪、賢臣處六正之道、不行六邪之術、故上安而下治、生則見樂、死則見思、此人臣之術也、

湯問伊尹曰、三公九卿大夫列士、其相去何如、對曰、智通於大道、應變而不窮、辯於萬物之情、其言足以調陰陽、正四時、節風雨、如是者舉以爲三公、故三公之事、常在於道也、不失四時、通於地理、能通不通、能利不利、如此者舉以爲九卿、九卿之事、常在於德也、通於人事、行猷舉繩

通於關梁、實於府庫、如是者擧以爲大夫、大夫之事、常在於仁也、忠正強諫、而無有姦詐、去私立公、而言有法度、如是者擧以爲列士、列士之事、常在於義也、故道德仁義定、而天下正、凡此四者、明王臣而不臣、湯曰、何謂臣而不臣、對曰、君之所不名臣者四、諸父臣而不名、諸兄臣而不名、先王之臣、臣而不名、盛德之士、臣而不名、是謂大順也、

貴德

聖人之於天下也譬猶一堂之上也今有滿堂飲酒者有一人獨索然向隅而泣則一堂之人皆不樂矣聖人之於天下也譬猶一堂之上也有一人不得其所者則孝子不敢以其物薦進也

復恩

晉文公亡時陶叔狐從文公反國三行賞而不及見咎犯曰吾從君而亡十有三年顏色黧黑手足胼胝今君反國三行賞而不及我意者君

忘我與我有大故與咎犯言之文公文公曰嘻
我豈忘是子哉夫耽我以道說我以仁昭明我
名使我為成人者吾以為上賞防我以禮諫我
以義使不得為非者吾以為次賞勇壯強禦難
在前則居前難在後則居後免我於患難中者
吾復以為次賞且子獨不聞乎死人者不如存
人之身亡人者不如存人之國三行賞之後而
勞苦之士次之勞苦之士子固為首矣吾豈敢
忘子哉周內史叔興聞之曰文公其霸乎昔者

聖王先德後力、文公其當之矣、

楚莊王賜羣臣酒、日暮酒酣、華（華作燈）燭滅、乃有引美人衣者、美人援絕其冠纓、告王曰、今燭滅、有引妾衣者、援得其纓待（待作持）之矣、促上火、視絕纓者、王曰、賜人酒、使醉失禮、奈何欲顯婦人節、而辱士乎、乃命左右、今與寡人飲、不絕冠纓者不歡、羣臣皆絕纓而上火、盡歡而罷、居二（二作三）年、晉與楚戰、有一臣常在前、五合五獲首、而却敵、卒得勝之、莊王怪而問之、對曰、臣往者醉失禮、王隱忍不

久舊作人改之

暴而誅、常願肝腦塗地、用頸血湔敵久矣、臣乃夜絕纓者也、

陽虎得罪、北見簡子曰、自今已來、不復樹人矣、簡子曰、何哉、對曰、夫堂上之人、臣所樹者過半矣、朝廷之吏、臣所立者亦過半矣、邊境之士、臣所立者亦過半矣、今夫堂上之人、親卻臣於君、朝廷之吏、親危臣於法、邊境之士、親劫臣於兵、簡子曰、唯賢者爲能復恩、不肖者不能、夫樹桃李者、夏得休息、秋得食焉、樹蒺藜者、夏不得休

種作樹

息秋得其刺焉、今子之所種者蒺藜也、非桃李也、自今已來擇人而樹之、毋已樹而擇之也、

政理

政有三品、王者之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強國之政脇之、夫此三者、各有所施、而化之爲貴矣、夫化之不變、而後威之、威之不變、而後脇之、脇之不變、而後刑之、夫至於刑者、則非王者之所貴也、是以聖王先德教、而後刑罰、立榮耻、而明防禁、崇禮義之節以示之、賤貨利之弊以變之、

進之作
進闕

則下莫不慕義節之榮、而惡貪亂之恥、其所由致之者、化使然也、

治國有二機、刑德是也、王者尚其德、而稀其刑、霸者刑德並湊、強國先其刑、而後其德、夫刑德者、化之所由興也、德者養善而進之者也、刑者懲惡而禁後者也、故德化之崇者至於賞、刑罰之甚者至於誅、夫誅賞者所以別賢不肖、而列有功與無功也、誅賞謬則善惡亂矣、夫有功而不賞、則善不勸矣、有過而不誅、則惡不懼矣、善

不勸而能以行化乎天下者未嘗聞也

齊桓公逐鹿而遠入山谷之中見一老公問之曰是爲何谷對曰爲愚公之谷也公曰何故對曰以臣名之公曰何爲以公名之對曰臣故畜牸牛子大賣之而買駒少年曰牛不能生馬遂持駒去傍鄰聞之以臣爲愚故名此谷爲愚公之谷桓公曰誠愚矣夫何爲而與之桓公遂歸以告管仲管仲曰此夷吾之過也使堯在上咎繇爲理安有取人之駒見暴如此叟者也是公

舊無固逸之[illegible]字倚之

知獄訟不正、故與之耳、請退而修政、孔子曰、弟子記之、桓公霸君也、管仲賢佐也、猶有以智爲愚者、況不及桓公管仲者乎、

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亦治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於子賤、子賤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固勞、任人者固逸也、人曰、宓子賤則君子矣、逸四支、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治、巫馬期則不然、弊性事情

勞煩教詔、雖治猶未至也、

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而衆悅、語丘所以爲之者、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善、小節也、小人附矣、猶未足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悌矣、友十一人、可以教學矣、中節也、中民附矣、猶未足也、曰、民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皆敎不齊所以治之術、孔子曰、欲其大者、

乃於此在矣昔者堯舜清微其身務來賢人夫舉賢者百福之宗也而神明之主也惜也不齊之所治者小所治者大其與堯舜繼矣

齊桓公問於管仲曰國何患對曰患夫社鼠桓公曰何謂也對曰夫社束木而塗之鼠因往託焉熏之則恐燒其木灌之則恐壞其塗此鼠所以不可得殺者以社故也夫國亦有社鼠人主左右是也內則蔽善惡於君上外則賣權重於百姓不誅之則為亂誅之則為人主所案據腹

有之此亦國之社鼠也人有酤酒者爲器甚潔清置表甚長而酒酸不售問之里人其故里人曰公之狗猛人挈器而入且酤公酒狗迎而噬之此酒所以酸不售之故也夫國亦有猛狗用事者也有道術之士欲明萬乘之主而用事者迎而齕之此亦國之猛狗也左右爲社鼠用事者爲猛狗則道術之士不得用矣此治國之所患也

齊侯問於晏子曰爲政何患對曰患善惡之不

分、公曰、何以察之、對曰、審擇左右、左右善則百僚各獲其所宜、而善惡分矣、孔子聞之曰、此言信矣、善進則不善無由入矣、不善進則善亦無由入矣、

尊賢

人君之欲平治天下、而垂榮名者、必尊賢而下士、易曰、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又曰、以貴下賤、大得民、夫明王之施德而下下、將懷遠而致近也、朝無賢人、猶鴻鵠之無羽翼、雖有千里之望、猶

不能致其意之所欲至矣是故絕江海者託於舩致遠道者託於乘欲覇王者託於賢非其人而欲有功若夏至之日而欲夜之長也射魚指天而欲發之當也雖舜禹猶亦困而又況乎俗主哉

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闔廬以吳戰勝無敵於天下而夫差以見禽於越穆公以秦顯名尊號而二世以劫於望夷其所以君王者同而功迹不等者所任異也是故成王

處繈緥而朝諸侯、周公用事也、趙武靈王年五十而餓於沙丘、任李兌故也、桓公得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失管仲任豎刁易牙、而身死不葬、爲天下笑、一人之身、榮辱俱施焉、在所任也、故魏有公子無忌、削地復得、趙任藺相如、秦兵不敢出、楚有申包胥、而昭王反位、齊有田單、襄王得國、由此觀之、國無賢佐俊士、而能以成功立名、安危繼絕者、未嘗有也、故國不務大、而務得民心、佐不務多、而務得賢俊、得民心者民往

之有賢佐者士歸之文王請除炮烙之刑而殷民從湯去張網之三面而夏民從以其所爲順於民心也故聲同則處異而相應德合則未見而相親賢者立於本朝則天下之豪相率而趍之矣故無常安之國無恒治之民得賢者則安昌失之者則危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周公攝天子位七年布衣之士執贄而所師見者十人所友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所先見者四十九人進善者百人敎士者千人官朝者萬

心作必

人當此之時誠使周公驕而且恡則天下賢士至者寡矣苟有至者則心貪而尸祿者也尸祿之臣不能存君也

齊桓公設庭燎朞年而士不至於是有以九九之術見者公曰九九足以見乎對曰臣非以九九爲足以見臣聞主君待士朞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君天下之賢君也四方之士皆自以不及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耳而君猶禮之况賢於九九者乎公曰善乃因禮之朞月

四方之士、相攜而並至、
齊宣王坐、淳于髡侍、王曰、先生論寡人何好、髡曰、古者所好四、王所好三焉、王曰、可得聞乎、髡曰、古者好馬、王亦好馬、古者好味、王亦好味、古者好色、王亦好色、古者好士、王獨不好士、王曰、國無士耳、有則寡人亦悅之矣、髡曰、古者有驊騮騏驥、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馬矣、古者有豹象之胎、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味矣、古者有毛嬙西施、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色矣、王必將待

堯舜禹湯之士而後好之則禹湯之士亦不好王矣宣王默然無以應

衛君問於田讓曰寡人封侯盡千里之地賞賜盡御府繒帛而士不至何也對曰君之賞賜不可以功及君之誅罰不可以理避猶舉杖而呼狗張弓而祝雞矣雖有香餌而不能致者害之必也

魏文侯從中山奔命安邑田子方後太子擊遇之下車而趨子方坐乘如故告太子曰爲我請

仁作行

君待我朝歌太子不悅謂子方曰不識貧窮者驕人乎富貴者驕人乎子方曰貧窮者驕人富貴者安敢驕人人主驕人而亡其國大夫驕人而亡其家貧窮者若不得意納履而去安往而不得貧窮乎太子及文侯道子方之語文侯嘆曰微吾子之故吾安得聞賢人之言吾下子方以仁得而友之自吾友子方也君臣益親百姓益附吾是以得友士之功我欲伐中山吾以武下樂羊三年而中山爲獻於我我是以得友武

之功、吾所以不少進於此者、吾未見以智驕我者也、若得以智驕我者、豈不及古之人乎、

齊桓公使管仲治國、對曰、賤不能臨貴、桓公以爲上卿、而國不治、公曰、何故、對曰、貧不能使富、公賜之齊國之市租一年、而國不治、公曰、何故、對曰、疏不能制親、公立以爲仲父、齊國大安、而遂霸天下、孔子曰、管仲之賢、不得此三權者、亦不能使其君南面而霸矣、

桓公問於管仲曰、吾欲使爵腐於酒、肉腐於俎、

得毋害於霸乎、管仲對曰、此極非其貴者耳、然亦無害於霸也、桓公曰、何如而害霸乎、對曰、不知賢害霸也、知而不用害霸也、用而不任害霸也、任而不信害霸也、信而復使小人參之害霸也、桓公曰、善、

田忌去齊奔楚、楚王問曰、楚齊常欲相并、為之奈何、對曰、齊使申孺將、則楚發五萬人、使上將軍將之、至禽將軍首而反耳、齊使眄子將、則楚悉發四封之內、王自出將、僅存耳、於是齊使申

孺將、楚發五萬人使上將軍將斬其首而反於是齊王更使眄子將楚悉發四境之內、王自出將、僅而得免、至舍王曰、何先生知之早耶、忌曰、申孺為人侮賢者而輕不肖者、賢不肖俱不為用、是以亡也、眄子之為人也、尊賢者而愛不肖者、賢不肖俱負任、是以王僅得存耳、

正諫

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人臣之所以蹇蹇為難、而諫其君者、非為身也、將欲以匡君之過、矯

君之失也、君有過失、危亡之萌也、見君之過失而不諫、是輕君之危亡也、夫輕君之危亡者、忠臣不忍爲也、

法誡作敬愼

法誡

昔成王封伯禽於魯、將辭去、周公戒之曰、往矣子其無以魯國驕士也、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今王之叔父也、又相天子、吾於天下不輕矣、然嘗一沐而三捉髮、一食而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吾聞之曰、德行廣大、而守以恭者榮、土地

無曰字

博裕而守以儉者安祿位尊盛而守以卑者貴人衆兵強而守以畏者勝聰明叡智而守以愚者益博聞多記而守以淺者廣此六守者皆謙德也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德不謙者失天下亡其身桀紂是也可不愼乎故易曰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國家小足以守其身謙之謂也夫天道毀滿而益謙地道變滿而流謙鬼神害滿而福謙人道惡滿而好謙易曰謙亨君子有終吉子其無以魯國驕士矣

孫叔敖為楚令尹、一國吏民皆來賀、有一老父後來弔、叔敖曰、楚王不知臣不肖、使臣受吏民之垢、人盡來賀、子獨後來弔、豈有說乎、父曰、有、身已貴而驕人者、民去之、位已高而擅權者、君惡之、祿已厚而不知足者、患處之、叔敖再拜曰、敬受命、願聞餘教、父曰、位已高而意益下、官益大而心益小、祿已厚而慎不敢取、君謹守此三者、足以治楚矣、

魏公子牟東行、穰侯送之曰、先生獨無一言以

教冉乎公子牟曰夫官不與勢期而勢自至勢不與富期而富自至富不與貴期而貴自至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驕不與罪期而罪自至罪不與死期而死自至穰侯曰善

善說

齊宣王出獵於社山父老相與勞王王曰父老苦矣賜父老田不租父老皆拜閭丘先生獨不拜王曰父老以爲少邪賜父老無繇役先生又不拜王曰父老皆拜先生獨不拜寡人得無有

過乎閭巳先生對曰聞大王來遊所以爲勞大王望得壽於大王望得富於大王望得貴於大王王曰天殺生有時非寡人所得與也無以壽先生倉廩雖實以備災害無以富先生大官無缺小官卑賤無以貴先生先生對曰此非人臣所敢望也願大王選有脩行者以爲吏平其法度如此臣少可以得壽焉振之以時無煩擾百姓如是臣可少得以富焉願大王出令令少者敬老如是臣可少得以貴焉今大王幸賜臣旧

不租然則倉廩將虛也賤臣無徭役然則官府無使焉此固非臣之所致望也齊王曰善

修文

成王將冠周公使祝雍祝王曰達而勿多祝雍曰使王近於仁遠於佞嗇於時惠於財任賢使能

反質

秦始皇帝既兼天下修靡奢泰有方士韓客侯生齊客盧生相與謀曰當今時不可以居上樂

生上有侯字

以刑殺爲威、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上不聞過而日驕、下懾服以慢欺而取容、諫者不用、而失道滋甚、吾黨久居、且爲所害、乃亡去、始皇聞之大怒曰、吾聞諸生多爲妖言以亂黔首、乃使御史悉上諸生、諸生四百餘人、皆坑之、侯生後得、始皇召而見之、侯生曰、陛下肯聽臣一言乎、始皇曰、若欲何言、生曰、今陛下奢侈失本、淫佚趣末、宮室臺閣、連屬增累、珠玉重寶、積襲成山、婦女倡優、數巨萬人、鐘鼓之樂、流漫無窮、輿馬文

飾所以自奉麗靡爛漫不可勝極黔首匱竭民
力殫盡尚不自知又急誹謗嚴威刻下下喑上
聾臣等故去臣等不惜臣之身惜陛下國之亡
耳今陛下之淫萬丹朱而千昆吾桀紂臣恐陛
下之十亡而曾不一存始皇默然久之曰汝何不
早言侯生曰陛下自賢自健上侮五帝下凌三
王棄素樸就末技陛下亡徵久見矣臣等恐言
之無益而自爲取死故逃而不敢言今臣以必
死故爲陛下陳之雖不能使陛下不亡欲使陛

下自知也始皇曰吾可以變乎侯生曰刑已成矣陛下坐而待亡耳若陛下欲更之能若堯與禹乎不然無冀也始皇喟然而歎遂釋不誅

魏文侯問李克曰刑罰之源安生對曰生於姦邪淫佚之行也凡姦邪之心飢寒而起淫佚者文飾之耗雕文刻鏤害農事者也文繡纂組傷女功者也農事害則飢之本女功傷則寒之源也飢寒並至而能不爲姦邪者未之有也男女飾美以相矜而能無淫佚者未嘗有也故上不

忌作它

禁技功、則國貧民侈、國貧民侈則貧窮者爲姦邪、而富足者爲淫佚、則驅民而爲邪也、民已爲邪、因以法隨而誅之、則是爲民設陷也、刑罰之起有源、人主不塞其本、而督其末、傷國之道也、文侯曰、善、

季文子相魯、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仲孫忌諫曰、子爲魯上卿、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其以子爲愛、且不華國也、文子曰、然吾觀人之父母衣麤食蔬、吾是以不敢、且吾聞君子以德華國、不聞

以安與焉、夫德者得於我、又得於彼、故可行、若淫於奢侈、沉於文章、不能自反、何以守國、仲孫忌慙而退、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三